

写在教师节

提及这些隆重、意味深长而又无假可放的节日，脑海中缓慢拖过的是这样熟悉的画面：红色的狭促舞台、情绪无比激昂的主持人用更为激昂的高亢嗓音像宣誓一样昂首嘶吼。一下，就是默片一样的情节，耳朵已经自动过滤掉一切足以让自己感冒的音调。剩下的，就是冗长而杂乱的掌声。

这个时刻，默片会在脑海中强制的被暂停，然后被塞进阳光、温度、高跟鞋撕碎地面的铿锵。走廊尽头飘过的阵阵建立，仿佛还有眼泪的咸味，就这样混在一起。与灰尘、时光发酵，升腾起阵阵氤氲，穿越一般，在意识上回到了初中。那逝去的时光。在眼前，一点一点被推到身后，伴随着一点沉默的红。

也就是在两年前的这些日子，必然的美好，在沿途遇见在等的人——叫她文汐。瘦瘦的，却没有徒增一丝孱弱。倒是让干练与细心在发间四溢。初见，表示有感觉的。不可遏制的涌出。是相信缘分的。更加笃定，当她在五十二个沉默的人中选择了更沉默的我时。她的眼神是笑的，对我，即便她的言辞是多么的严密而简洁，透着一丝作为主任的威严。即便她的要求是多么的严苛，难以达成。即使她用理性的光芒去照亮、亦或是刺伤某个人、某些人。但她温柔的，是感性的，像月亮一般，告诫而精致。却给我太阳般暖人的光。现在想起，矫情地驳回同学们对她严厉发出的诉控，坚定又骄傲地说上一声：“宋老

师对我从来都很好，是你们不懂得珍惜她的光芒。”然后心中不那么甘心地质问自己：“如果文汐不像这般地喜欢你，你仍会像这般的喜欢她吗？”没有答案。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。因为文汐永远得体而优雅地穿起每一件本就不俗的衣服，用美好的生硬不紊的授着动人的课。不留任何余地的聪明，不是智慧，去批评每一个小错误。在同学们的唏嘘声中坚定地用舒服的字签下一张张退学通知。就是这样。

因为她永远把最暖的笑容留给仍是羞涩的我。办公室里的一声轻唤，座位上的她稳稳地接住我的眼神。马上变成了孩子，从手间变出几个枣来，逼着我“偷吃”下去。在阳光与耐心里一次又一次，听着我相似的、年轻而易逝的唠叨。给我最温暖的拥抱、最坚定的支持、最温柔的提醒——她了解我的一切。一切小聪明、小感性、小伤感、小矫情、小傲娇以及我不认识的自己。她比我更清楚，就是这样。

就算是中考前夕，她的办公室，和办公室中蓬勃的花儿、桌上刚出生儿子的笑、软软的沙发、墙上绵延的教师集体照、时令水果和她。都在等我。无条件的包容我的一切任性、快乐，更多的，悲伤。用不变的温柔给予我在黑暗的路上，向着遥远微光的力量。是拥抱吗？怎么觉得它更想你细腻的手。舒了眉头、解了包袱、夏了夏天。

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晚，打给你。听到你儿子的咿呀学语，听到你的欣慰与满足，浮动窗外的花叶儿，真好。想起你谈及儿子时的模样。突然想起一直藏于心间的话。那句让我哭过，让我妈妈哭过好久的，你对我妈妈说的：“如果我有女儿。一定希望我的宝贝能像

她一样优秀。”

怎么办。就是喜欢你。对所有人分摊你的严厉，给予我独一份的温柔。

谢谢你，文汐。教师节，快乐。